◎活力墨韵

在浙BA的比赛里看到我年少的球场

□ 石 莹

小时候，因为个子蹿得快，我被体育老师一眼相中，半劝半拉地被推上了球场。那时的我，对篮球并不热爱，只觉得那是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任务。

每日到校，我最主要的任务是练投篮和运球。久而久之，三分线外跳投、带球上篮，倒也颇有些模样。教练常说："把简单做到极致，就是绝招。"我们重复着运球、投篮、折返跑，每一个动作都在汗水中反复打磨，直到成为身体的本能。

一个周末，教练联系了外校球队，准备让我们打一场友谊赛。我终于不再是纯粹的练习者，而是以"候补"的身份坐在场边。在这场比赛中，我见证了一个人的命运转折。

我至今记得队里那个女生，个子不高，头发短短的，平时沉默，一到场上却像换了个人。一次争抢地板球，她身上迸发出一股惊人的力量，竟将对手连球带人"甩"了出去——那身影画出一道夸张的弧线，跌出四五米外。全场哗然。这充满戏剧性的一幕，被场边一位举重教练敏锐地捕捉到了。他眼睛一亮，仿佛发现了埋藏在沙砾中的宝石。没过多久，她便离开了跑道与篮筐，转向了杠铃与杠片的世界。

后来参加比赛，我成了候补中锋。记忆里有一场赛事格外清晰——我刚被换上场，心慌手乱，连续多次犯规被罚下。坐在场边，望着队友奔跑的身影，懊恼与羞赧烧红了脸颊。可奇妙的是，那场比赛的结局早已模糊，赛后那顿晚饭却在记忆里永不褪色。我们挤在一家小餐馆，一盘糖醋里脊刚端上来，色泽晶亮，香气扑鼻。我夹起一块，外酥里嫩，酸甜的酱汁包裹着温热的肉在舌尖化开——那一刻，输球的沮丧忽然被治愈了。后来走过很多地方，尝过各式菜肴，却再没遇到那样惊艳的味道。也许最好的滋味，总是与某段笨拙而真挚的青春牢牢绑在一起。

升入高年级后，一次杭州体校来选拔，教练特意让我展示。我单手投篮，左手运球，他们看得仔细，结束后便找我和父母谈话，说我是"可塑之才"，希望带我转学去杭州专门培养。我却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——离不开父母，也舍不得熟悉的故乡，更重要的是，心底那份对运动的"懒"依然还在。篮球于我，从来不是非要不可的梦想，更像是一位偶然相伴的旧友。

本以为与篮球的缘分，早已止步于那年体校教练转身的背影。那些晨光里的投篮、被罚下场的窘迫、糖醋里脊的滋味，都随着成长封存在记忆的旧木箱里，蒙上了一层薄薄的尘。直到多年后一个寻常的傍晚，我偶然看到浙BA篮球赛事直播，荧幕亮起的刹那，像有人轻轻拂去了记忆的蒙尘——哨声清脆，球鞋与地板摩擦出熟悉的锐响，篮球在空中画出久违的弧线。我的心忽然被什么击中了，不是震撼，更像是一种遥远的、温暖的共振。

我发现自己屏住了呼吸，目光追随着每一次传球、突破、跃起，手指在膝上不自觉地模拟着运球的节奏。那些我以为早已遗忘的身体记忆，竟在这一刻悉数苏醒：掌心贴合皮革的触感，起跳时脚底蹬地的力量，球从指尖飞向篮筐时那微妙的一拨。原来我的身体，比我的头脑更诚实地记着这一切。

更让我心跳加速的，是突然能看懂的战术。一个挡拆、一次空切，都让我想起多年前放学后的球场：学长学姐用树枝在地上画线，夕阳拖长我们的影子。"传球后要空切""防守要兼顾人球"，那些话语隔着岁月，在屏幕前铮铮然回响。

不知不觉，我成了浙BA最忠实的球迷。每场比赛我都必看，甚至开始认真记笔记，逐渐熟悉每个球员的步点和习惯。赛场上的激情的确能传染——每一次关键抢断都让我不由自主握紧双手，血液冲向指尖；每一次绝地反击，都仿佛给呼吸按了暂停键。终场哨响，无论胜负，心里总会涌起一阵纯粹而澎湃的感动。那不只是为他们，也像是为了曾经站在球场上的那个懵懂却拼尽全力的自己。

观看浙BA赛事，让我重新想起了篮球。我以为自己早已淡忘了这项运动，可当比赛开始，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——球鞋摩擦地面的声音，场上的汗水，还有当年在球场上的自己。原来，有些热爱只是暂时搁下了，却从没有消失。它就在那里等着，某个瞬间又被唤醒，告诉我：我和篮球之间，还有很多可能。

摘编自《超越胜负：浙BA的答案》

◎体坛妙笔

锦觅

□ 阮少华







◎光影瞬间



足球少年

□ 林 帅